

下
道德
陰有
註

四侯道情
多雨傳聲

徐靈胎醫書三十二種

序

小道之中切於民生日用者醫卜二端而已卜者最不可憑而可憑醫者最可憑而不可憑者也蓋卜之為道布策開兆毫無依據而萬事萬物之隱微變態既欲先知洞察此最不可憑者也然驗者應若桴鼓不驗者背若冰炭愚夫愚婦皆能辨其技之工拙也若醫之為道辨症定方彰彰可攷薑桂入口即熟芩連下咽知寒巴黃必瀉參朮必補莫不顯然但病無即愈以死生之理證有假熱假寒之異上下殊方六經異治先後無容顛越輕重不得倒施愈期有久暫之數傳變有淺深之別或藥不中病反有小效或治依正法竟無近功有效後而加病者有無效未病漸除者有藥本無誤病適易劇即歸咎於藥者有藥本大誤其害未發反歸功於藥者病家者不知也醫者亦不知也因而聚訟紛紜遂至亂投藥石誰殺之誰生之竟無

一定之論此最無憑者也事既無憑則技之良賤何由而定曰有之世故熟形狀偉剽說多時命通見機便捷交游推獎則為名醫殺人而人不知也知之亦不怨也反之者則為庸醫有功則曰偶中有咎則盡歸之故醫道不可憑而醫之良賤更不可憑也若趙養葵醫貫之盛行於世則非趙氏之力所能為此也晚邨呂氏負一時之盛名當世信其學術而并信其醫彼以為是誰敢曰非況祇記數方遂傳絕學藝極高而功極易效極速而名極美有不風行天下者耶如是而殺人之術遂無底止矣嗚呼為盜之害有盡而賞盜之害無盡為盜不過一身誅之則人盡知懲賞盜則教天下之人胥為盜也禍寧有窮哉余念民命之所關甚大因擇其反經背道之尤者力為辨析名之曰醫貫砭以請正於明理之君子冀相與共弭其禍雖甚不便於崇信醫貫之人或遭謗黷亦所不惜也

乾隆六年二月既望洄溪徐大椿題

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明二字緊頂上文主字。以下文何得云別有一主。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塞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書專為八味六味而作。欲表章經文。並無其說。只有心主之官一語。入是斷斷不可用。二方者。只得將命門二字增入。然後二方可為十二官之主。藥其作為之心。如此。

玩內經註文。即以此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此開口即謂內經之根。謂之心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經者昧此耶。

明明說君主則極尊之稱也。何以不得尊之。其曰十二官危者。蓋主不明則心亦自病也。若曰十一官則主不明之病反不在內。於義為不備矣。

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網維也。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

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因心立論。心是說。心不是說。命門也。據爾言。則從古聖賢當以命門立論矣。

孔門之一貫。上紹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而二子俱以心悟。

真水將心火腎才為假火假水耶上行夾脊至腦中為髓海泌其精液注之於脈以榮四末真陰之氣所
且前竅名三焦此竅又名何物耶即上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按
從精液海中以見得必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按
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榮氣又云上焦亦與榮俱行於湯二十五度行於陰二十五度一周也經
文鑿鑿皆指榮氣而言今乃移作腎中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黃庭無形之火前指三
水氣杜撰不倫顛倒錯亂真謬語也
曰是誰五臟之真惟腎為根腎為五臟之真阿諸齊賢云人之受胎始於任之兆惟命門先具有命門然
後生心心主血有心然後生肺脾主皮毛有脾然後生腎腎主骨髓有腎則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腎有
兩岐也前云命門在中腎在兩旁今又引腎與命門可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伎
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膀胱與三焦鑿然兩府云膀胱脾胃無此則不能
蒸腐水穀而五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
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命門尚足當君主之權耶此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也此所
字竟鑿然以內經亦以極余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鰲山走馬燈拜者舞者飛者走者驅亮未嘗不存也其中間惟
命門為主無忌憚已極余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鰲山走馬燈拜者舞者飛者走者驅亮未嘗不存也走馬燈
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息則寂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走者驅亮未嘗不存也中之物
皆是死物所以惟恃火氣衝突機關而動若五臟六腑各有生氣宜專持命門耶惟其視五臟六腑皆為死物所以後文別無治五臟六腑之方專恃一八味丸治五臟六腑之病其根皆在此也故曰汝
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與上庄文不接余所以諄諄必欲明此論者欲世之養身者治病者的以命
門為君主而加意於火之一字養身補火大凡屬偏見況治病必視其病夫既曰立命門之火乃人身之至
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保養節欲而日夜戕賊此火不節欲亦非專於我賊此火倘以斲既病矣治病者
不知溫養此火而日用寒涼以直滅此火焉望其有生氣耶治法多端原不為無人用寒經曰主不明則十
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歸元之路而明示其命門君主之火命門竟指為君火乃

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離也。永不相離何以？火之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不足之論邪？說者地火步又恐遺却六味此處忽然轉出水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是水腫等證亦不知是何形象，若是虛寒人等証，大言殺人，之提徑耳。亦不必瀉水，就於水中補火，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為火，而其原在肝，腎為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須以無形之火配無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而求之，是謂同氣相求。理不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濕燥火六者入於人身，以客氣也，非主氣也。主氣固客氣不能入，六淫未入之先，專用一補服八味六味無甚害若六淫既感邪已傷正，仍一概用二方氣體如何而後製方，則非補主氣反補邪氣矣。能不殺人耶？且無病之人亦何必服藥，既服藥則必視人之亦何得專用二方也。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氣，何哉？縱有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為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離火所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生耶？命門既太極何以又屬坎？若以坎論則坎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聖賢道統之傳亦自此不昧。將命門為道統言而所謂一貫也，浩然也，明德也。養吾火大學云在明明火宜不絕倒乎？玄牝也，空中也，太極也，同此一火而已。太極是一團，為取賢為仙為佛，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小子之一論闡千古之未明見者，慎勿以為迂。全此火即不能聖賢真乃千古之秘論，宜其自稱為闡千古之未明也。此篇之論專為盡天下之病皆用八味大即便講出，俾即使其醫道果精見此等議論亦不并其醫道而疑之，乃世之號為通文理者讀之反以為真，不知其性命之理因此益信其醫學之精而八味竟不但為治病之藥，實性命之所係。一日不可廢者，嗚呼吾憐趙氏者其愚更勝趙氏百倍也。

陽火金

土

陰水木

小則古聖之無忌憚至於此極乎。蓋陰陽未判謂之太極，今於白圈之中見有黑白二點，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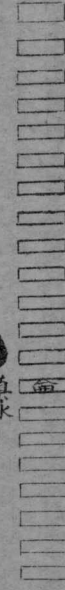
則古聖之無忌憚至於此極乎。蓋陰陽未判謂之太極，今於白圈之中見有黑白二點，為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懼人之不明。而製為太極圖。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未分之太極也。惟未分。所以為太極。宜有未分之時。為無極。已分之太極者。已分之陰陽也。既明陰陽。則不可名太極矣。蓋時為太極。太極已未。則陰陽矣。豈得為太極耶。此等無知妄人。辨為陰陽。而猶稱太極者。性理之說。猶不足與此等無知妄人。辨吾恐世之讀之者。偶不經意。即為所惑。貽誤不小也。

兩腎俱屬水。左為陰水。右為陽水。

以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在兩腎中。

命門左邊小黑圈。是真水之穴。



陽水

相火

右邊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一火。俱無形。日夜潛行不息。兩

陰水

真水

腎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極。

云兩旁俱是腎。命門在中。間雖非經。旨而其言尚有影響。至分左為陰水。右為陽水。入陰水為真水。陽水為相火。又左一黑圈。為真水之穴。右一白圈。為相火之穴。此二穴。非真有物。如小者。在脊骨十

四椎下。有命門穴。臍下二寸。亦有命門穴。此二穴。名也。非真有物。如小者。在脊骨十

內。為太極也。若穴而必有物。可指將周身七百二十穴。竟有七百二十如小者。即

命門在人身之中。對臍附脊骨。自上數下。則為十四節。自下數上。則為七節。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心。是

也。此句。出素問。刺禁論。云。臍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王註云。小心。謂真心。神靈之宮。室乃

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可知。心藏於內。必有出。入之心。命門為十二經之主。其藏堅固。邪勿能容。也。故諸邪之在者。中之一。即有害。故在刺禁。之。列。並非。病。專。治。心。則。無。不。愈。乎。即。晚。村。亦。辨。之。云。曰。刺。禁。中。偶。及。之。語。遂以尊卑。自見。趙氏。單。據。此。句。是。欲。以。小。心。為。父。母。之。主。也。恐。與。經。旨。不。合。此。晚。村。一。際。之。明。也。而先生獨外心。或又問曰。如上所言。心為無用之物耶。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正心養心。盡心為訓。與醫病。而先生獨外心。

以言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仔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係亦重矣宣為無用哉
盡不觀之朝廷乎皇極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即謂
之君身可乎蓋元陽君主之所以為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為主至於棲真養息而
為生生造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其實非腎而亦非心也云元陽為君身是皇極殿
殿則不在乾清宮在乾清宮則不在皇極殿其理甚影然則元陽到心則有心火而無腎火是君身在皇極殿
火而無心火有主火之時腎惟一團陰氣其理甚影然則元陽到心則有心火而無腎火是君身在皇極殿
乃應口亂道非其人有失心之疾者斷不至如此猖狂也晚村批云此段語甚活大抵呂氏四子之心先死也
呂氏評曰自許學士開補脾不如補腎之理薛院使因之用八味六味通治各病通治各病
耶趙氏又從薛氏發明其要一歸之命門一歸之八味益火二字乃全書之宗旨也其提關快當親切處
有前此所未及者真立齋之功臣矣蘇氏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顧病機傳變轉輾相因治法逆從淺深
異用趙氏所言皆窮源返本之論撥亂救弊功用甚大若一病之原各病之偏弊然以之
治敗證則神效一敗證亦有補瀉寒熱虛實上下之不同若一病之原各病之偏弊然以之
無偏遂欲執其一說而盡廢諸法亦不可行也學者識其指歸以明生化斡旋之機又當詳考古今立法
相因異用之故斯為十全若徒喜其直捷簡易以為高則鹵莽滅裂矣枉無窮亦非趙氏所以濟世之心
也此人直是欺世亦何嘗有濟世之心且彼亦並不料世之盡為所欺至於如此之貽害量彼亦深悔於九原也

陰陽論

陰陽之理變化無窮不可盡述姑舉其要者言之夫言陰陽者或指天地或指氣血或指乾坤此對待之
理其實陽統乎陰天包乎地血隨乎氣故聖人作易於乾則曰大哉乾元乃統天於坤則曰至哉乾元乃
順承天古人善體易義治血必先理氣血脫益氣故有補血不用四物湯之論四物湯本為補血而設謂

可如血虛發熱立補血湯一方以黃耆一兩為君當歸四錢為臣氣藥多而無藥少使陽生陰長又如失
 血暴甚欲絕者以獨參湯一兩頓煎服純用氣藥斯時也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幾微之氣所當急固使無
 形生出有形以填之生之非謂一時之氣即能生血也即氣固之藥以固之使不全脫然後漸用補血之品
 專補氣也蓋陰陽之要原根於無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忽引老子語甚生死亡長陰陽之常度豈人所能損
 益哉聖人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每遇扶陽抑陰之微權方復而先憂七日之來未濟而預有衣
 袂之備血脫之後已陰大虧尚欲抑之必使全然無陰而後已耶且既欲抑之又何必補氣以生之蓋扶
 引證皆全然不思隨口亂道本防未然而治未病也便欲防其血大感而或他病耶神農嘗藥按陰陽
 無足責所恨者崇信之人耳防未然而治未病也便欲防其血大感而或他病耶神農嘗藥按陰陽
 而分寒熱溫涼辛甘酸苦鹹之辨凡辛甘者屬陽溫熱者屬陽寒涼者屬陰酸苦者屬陰陽主生陰主殺
 司命者欲人遠殺而就生甘溫者用之辛熱者用之使其躋乎春風生長之域一應苦寒者俱不用神農
 上品藥中寒熱相半內經論司氣勝復宜寒宜熱亦相半思古以來所傳養生方中寒熱溫涼亦間雜互
 用其餘俱編入毒藥條內禁服用可也一應苦寒俱不用此真喪心之語據所云則神農本草宜只載溫熱諸品
 菜為充毒藥攻邪凡藥用之不當而或太過皆有清毒故古人謂人參甘草皆能殺人惟六淫七情有偏勝
 則以藥救之且內經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不特苦寒不用至於涼者亦少用蓋涼
 何等明白乃不問病之何因而一概禁寒用熱能不十殺其五耶不特苦寒不用至於涼者亦少用蓋涼
 者秋氣也萬物逢秋氣不長矣非藉以生長氣血也
 天上地下陰陽之定位然地之氣每交於上天之氣每交於下故地天為泰天地為否聖人參贊天地有
 轉否為泰之道如陽氣下陷者用味薄氣輕之品若柴胡升麻之類舉而揚之使地道左旋而升於九天
 之上陰氣不降者用感秋氣肅殺而生若瞿麥扁蓄之類抑而降之使天道右旋而入于九地之下此東
 垣補中益氣湯萬世無窮之利不必降也升清濁自降矣動筆便自相背謬據云地天為泰天地為否則
 反泰為否也據云瞿麥扁蓄降濁降陰於九天之下又云不必降也升清而濁自降矣種種背謬總是憤
 以大言欺人全不思其中義理所以如此須知轉否為泰何等闊條而僅以升柴瞿麥扁蓄當之本無是理且

補中益氣湯不過因胃陽因濕下陷以此提出陽分耳不必著此大話頭也

年月日時皆當各分陰陽此其大略也獨甲子運氣內經雖備言之往往不驗當時大撓作甲子即以本年本月本日日本時為始統紀其數如此未必直推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時為歷元也

斷定指為無稽之談爾知上古甲子確是何年何月大撓且不足憑誰為可憑者耶小人之無忌憚固不足責讀者見此等荒唐而不駭亦有傷心之疾者也

異民病亦有如許之別如此讀內經者不可執泥譬如大明統歷選擇已定稜命占候等書一味抹殺翻

覺痛快細思之不可信乎不可信乎陽一而實陰二而虛蓋陰之二從陽一所分故曰東全體月有盈虧人之初生純陽無陰賴其母厥陰乳

哺而陰始生如此說則小兒止有命門並無左腎直待乳哺足方生出左腎來蓋純陽無陰者謂小兒正

全無陰氣也是以男子二八而精始通六十四而精已竭女子二七而經始行四十九而經已絕人身之

陰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前段要扶陽抑陰此處又要沉縱欲者多節欲者少故

自幼至老補陰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陰字指陰精而言不是泛言陰血今之四物湯補陰者誤也

用何必以不可補蓋補陰補血補精確是三項事補陰不專指精血言而精血則皆屬陰也此段議論專要放出六味來所以作此地步

談陰陽者俱曰氣血是矣誰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乃陰陽所分豈有水火反為陰陽之根者

蓋觀之天地間曰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然此陰陽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稟行夜

夜復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離惟其同出一根而不相離也故陰陽又各互為其根陽根於陰陰根於

陽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從陽而引陰從陰而引陽各求其屬而窮其根也世人但知氣血

為陰陽而不知水火為陰陽之根能知水火為陰陽而誤認心腎為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

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曰陰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

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陽化氣陰成形又曰水為陰火為陽又曰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在外陰之左陽之右者陰陽之道也水大者陰陽之微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在外陰之左陽之右者陰陽之道也水大者陰陽之微兆也

臟合言之則心肝脾肺腎之陰陽也分言之則五臟各有陰陽惟腎有兩陰之使也其言陰陽也詳而且明故五臟之元氣藏於腎中腎之陰陽必宜保護之則五臟各有所司矣

成真假無形有根源太極等語其說愈微愈便鄙荒唐意在欺世實自欺耳人身心肝脾肺腎五行具存而所以運行五臟六腑之間者何物乎有無形之相火行陽二十五度無形之腎水行陰亦二十五度行陽行陰內經指而其根則原於先天太極之真此所以為真也一屬有形俱為後天而非真矣非根矣謂之根如木之根而枝葉所由以生也

各殊借以補偏救弊耳何必過高其論自投應境乎

既有真陰真陽何謂假陰假陽曰此似是而非多以誤人不可不知如人大熱發躁口渴古燥非陽證乎余視其面色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余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拆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余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而有力此係假寒之證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余以辛涼之劑溫而行之一汗即愈此亦有者凡此皆因真氣不固故假者得以亂其真陰或格陽陽或格陰此病變之不同何得指假陽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假陰者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此假字又與前真字不對前所云真者謂先天真元之氣非後則前所云真乃指熱為實熱寒為實寒也不荒謬之氣耳此乃以陰盛似陽陽盛似陰之證對真而言總之真字本不通之主一身之中原無所謂假陰假陽也既已識其假矣而無術以投其欲彼亦扞格而不入經曰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去邪而歸於正矣

五行論

以火言之有陽火有陰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陽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於寅而死於酉陰火者燈燭之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此對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靂火也即龍雷之火無

形何謂無形而有聲不徒草木得雨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原夫龍雷之見者以五月一陰生

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為陽物故隨陽而上升欲遷就以後龍已漸升何待五月冬至一陽來復故龍亦隨陽

下伏然則冬至前一陽未生水底終日雷亦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耳平日不能節欲以至命門

火衰腎中陰盛不節慾有傷陰者有傷陽者何得專指為火衰龍火無藏身之位故游於上而不歸是以

上焦煩熱咳嗽等證善治者以溫腎之藥溫腎藥宜明係陰虛從其性而引之歸元使行秋冬陽伏之令

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陰虛火衰者以黃柏知母為君而愈寒其腎益速其斃良可悲哉陰

以治虛若火寒以治實火此一定之法至庸醫之誤治原非正法也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礦或五金埋瘞之處夜必有大光此金氣非火光也此金鬱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

耀發見於外人身皮毛囊中自覺針刺蚊咬及巔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氣虛火乘虛而現肺主皮毛故

也肺家之火何得專屬皮毛凡咳嗽聲啞而熱氣悶肺痿肺癰吐血消渴種火證皆是肺火之證而乃遺却何故經曰東方木實因西方金虛也既曰肺火何

補北方水即所以瀉南方火雖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無餘蘊矣金中之水礦中之水銀是

也水銀乃未成之金在人身為骨中之髓至精至貴人之寶也木中水者葉木入於坎水而上出其水即

木中之脂膏葉木入坎水乃是井卦之象宜木中之水即然則凡井中人身足下有湧泉穴以指為木中

之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潛行之道凡津液潤布於皮膚之內者皮膚之內亦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許

之不同總之歸於大海天地之水以海為宗人身之水以腎為源而其所以能晝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

之乾為太極耳一元之乾為太極試看此七字有一字連貫否醉生夢死之人談理談性本不足與辯許無恥已極為可厭耳此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

行而土木金可倒推矣

中風之病愚意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感者間而有之問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問當專主虛論不必

兼風明出之病立為名號使人因名責實竟作風病治誤人不淺耶聖人何不竟云純虛之證反將五百年間

而曰不必兼寒即有之亦五百年間出之事實豈成說話乎蓋真中風則專以風治類中風則不得不先以風治

其所感何因而分別治之何等明白穩當要其意專欲以八味六味二方治此病則不得本而不治風則

純虛之證也河間東垣治中風專治本而不治風可謂至當不易之論是既名中風又專治本而不治風則

別李時書具在雖各有所偏並無學者必須以陰虛陽虛為主自後醫書雜出使後學狐疑不決六味陽

虛用八味自古並無以此二方治中風者何當醫書雜出之後始不專用二方耶

或問人有半肢風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身屬氣豈復有他說乎曰未必然人身劈中分陰陽水火

男子左屬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即此觀之可見

以陰虛為主然亦非盡如此者若以男女而別蓋左屬陽而右屬陰男陽女陰故病亦分屬

或問曰當此之時小續命湯可用乎曰未必然小續命湯此仲景金匱要略治冬月直中風寒之方即

麻黃桂枝之變方也此又亂道直中風寒四字已屬不接冬月二字又是增出金匱第五篇載此方於中

風雖身體不能自收風惡節條下乃風痺風非之風與麻黃桂枝治傷寒傷風者何涉其方下註云治中

虛或拘急不得轉側何等明白胃不一見耶其間隨六經之形證遂一加減未便可按方統用其全方也

寒之鑿鑿可分者如減法皆後人所疑非金匱原方所有也如太陽無汗於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如

有汗惡風於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如陽明無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石膏無汗不得用白虎知

母甘草有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葛根何得反用葛根桂枝黃苓如太陽無汗身涼於本方中加附

子乾薑甘草少陽經中有汗無熱於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凡中風無此四證六經混淆係於少陽厥

陰或肢節攣痛或麻木不仁每續命湯八兩加羌活四兩連翹六兩此條六經有餘之表證須從汗解如

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湯或局方麻仁丸通利之雖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少問而

有之既云邪之所湊則此方終不可輕用。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黃 人參 黃芩 白芍 防己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傷寒論

傷寒專主仲景。凡讀仲景書。須將傷寒與中寒。分為兩門。始易以通曉。傷寒從來無人以中寒併為一病。不同。況本屬兩病。即為因年久殘缺補遺。註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歷代考證者漸明。逮陶節菴六書。吳綬蘊要二書刊行。而傷寒之理始著。明仲景仲景書細讀本自了然也。發辨明庶不使陰陽二證混淆。此中寒其意蓋指直中陰經之傷寒言。若雜症之中寒。別是一病。非傷寒也。和通現種種畏寒等症。不依經傳變。亦不必盡在冬月。此感胃之至重者。其法以桂枝湯散寒為主。亦不得概用辛熱之藥。使寒氣與熱氣相爭。而無出路。則立死矣。夫傷寒治之得其綱領。不難也。若求之多岐。則支離矣。先以陽證言之。夫既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次第自表達裏。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傷寒之病。腸胃。此其漸入之熱然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陽。寒水之經。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證。寒鬱皮毛。是謂表證。三陽皆是表症。何若在他經。則無此證矣。三陽亦桂枝湯證。脈若浮緊。無汗為傷寒。以麻黃湯發之。得汗為解。浮緩有汗為傷風。用桂枝湯散邪。汗止為解。桂枝湯非止汗之藥。乃解肌之藥也。傷風自汗。乃邪汗。雖出而熱仍不已。故用桂枝湯和其榮衛。仍令微微出汗。而解此謂之正汗。但不若麻黃之發汗為稍甚耳。若云汗止則桂枝為止汗之藥。耶風將何耶。若無頭痛惡寒。脈又不浮。此為表證罷而在中者。何表裏之間也。乃陽明少陽之分。脈不浮不沈。在乎肌肉之間。謂皮毛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長。即陽明脈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脈弦而數。少陽脈也。其證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

入路不可汗下止有此湯和解之如兼陽明證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證用大柴胡湯惡寒在表大黃宜可輕用惟往來寒熱則可用耳兼表兼下

大柴胡湯 表證未除而裏證又急汗下兼行 柴胡 黃芩 芍藥 半夏 人參 大黃 枳實

胡本無人參偏加入人參小柴胡原有 人參 白虎湯 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脈洪大者如無渴者不可用此藥為大忌倘是陰虛發熱服之者死若五

六月暑病者必用此方又當省其虛實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竹葉 糯米 白虎湯治陽明外

熱之證只有石膏知母甘草梗米四味至煩渴甚者用白虎加人參湯又是一方至於人

參竹葉同用又是竹葉石膏湯中之藥俱不得竟指為白虎湯也至以糯米梗尤為不典

小承氣湯 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病在太陰無表證汗後不惡寒潮熱狂言而喘者此又大誤害

皆屬寒邪傷寒太陰全篇無純用寒下之法即有用大黃者亦與桂枝同用謂之溫下一用寒涼必斃此

後潮熱狂言等語真乃用大黃厚朴枳實 大承氣湯 治陽明太陰證語氣法辨在前五六日不大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乾口燥日晡發熱

日晡發熱之證也 脈沈實者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四逆散 治陽氣亢極此是邪熱漸深至於少陰壅遏經絡故用此以宣通之若云陽氣亢極則惟有急

用四逆湯以散傳經之熱此為正解血脈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脛之下若陰證則上過手肘下過手膝以

此為辨也 柴胡 芍藥 甘草 枳實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宜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

入耶惟病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柳絲古文先為變易仍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

唐宋諸方皆非原本其方非聖經結不置辨乃漢以前諸方應為古無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痢脈細無力此自陰證受寒即真陰證非從陽經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痢脈細無力此自陰證受寒即真陰證非從陽經